



▲《29+1》早前在大阪電影節中獲「觀客賞」，導演彭秀慧（左二）親往領獎



▲林若君面臨事業與感情的樽頸位



▲《29+1》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二〇〇五年

《29+1》路在何方



▲黃天樂性格樂天



▲黃天樂（左）與好友發展出如真似假的戀人關係

彭秀慧自編自導自演的獨腳戲《29+1》，是香港為數不多一再重演的劇場作品，近百場的演出是這齣戲受歡迎的明證。所以，當彭秀慧初執導筒，把這部得意之作搬上銀幕，是自然不過的事。這次她只是自編自導，把表演的部分交給了兩位演員。沒有了「獨腳演出」的劇本，在大銀幕上會是怎樣的一個模樣？女性年齡的話題，在銀幕上是否能夠像舞台上那般成功？多少讓人好奇。

行光

《29+1》的主角是兩位即將踏入三十歲的女性。林若君，土生土長的都市女性，她像大部分即將踏入三十歲的女子，面對工作上的新挑戰，漸漸變淡的愛情，開始老邁的雙親，以至不再青春的身體。黃天樂，和林若君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卻踏着不一樣的人生路：未嘗過戀愛，做着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但她樂天知命。因爲一場變故，她決定提起行李箱完成兒時夢想。

林若君黃天樂互不認識，卻因爲林若君搬進了黃天樂的家，兩個人的故事交接在一起。通過閱讀黃天樂「日記式自傳」中的人生點滴，林若君慢慢走進黃天樂的人生，兩個女子的故事漸漸融合。雖然之前三十年的人生各不相同，但兩人選擇人生新階段的方向時，卻有異曲同工的相似之處。

喜劇漸漸變調

或許是因爲要面向大衆的緣故，電影的宣傳以至開始的頭二十分鐘戲左右，都集中描述女性面對走向三十歲的心態變化。因爲她們不想面對，所以有「29+1」的說法，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喜劇的調子。但其實這部電影要處理的問題，並不只是年歲的增長，更基本的是人生意義的追尋。



▲導演彭秀慧（右）向周秀娜敘教

電影到了後半段，整個故事的調子變得沉重，兩個角色都要去尋找出路。如果沒有看過舞台版本的觀眾，對於這樣一個發展，或許會感到有些意外。

在銀幕和舞台上講同一個故事，效果可以有很大差異。作爲舞台演出的《29+1》，其最大的賣點無疑是彭秀慧一人分飾兩角的表演。搬上銀幕，兩個角色分別由周秀娜和鄭欣宜扮演，二人的外形以至表演方法的差異，很容易讓觀眾把兩個角色分開對待，那種相異又相似的人生感覺即大打折扣。

年齡無關痛癢

舞台劇觀眾在台下看着表演，隔着一

段距離，但又感受到現場演出那種「互動」。電影中，導演不斷給林若君大量的大特寫鏡頭，然後又讓她像在舞台上表演那樣，對着鏡頭說話或曰「打破第四面牆」，但在大銀幕上看來，總是讓觀眾覺得有段距離。筆者總是有點難以投入兩人的生命故事，尤其是因爲電影的緣故，讓林黃兩人的世界加添了多少「實感」，於是看起來更顯得單薄。

舞台劇可能接受到抽象人生，放到寫實的鏡頭前，卻會有不同的味道。不論是林若君的職場人生，還是黃天樂的樂觀知命（雖然從電影來看，除了疾病，她的生命歷程完全看不出男女之別），都多少有點想當然。而編導爲她們標示的出路，也是多少有點輕省的逃避。

電影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放在舞台劇初次演出的二〇〇五年，並在細節上強調這個時空的特點（最明顯的是當時是沒有智能手機的前iPhone年代），但其實整個劇本和真實生活頗有距離，放在那個時空都沒有問題。而沒有了演員現場表演的魅力加持，劇本的單薄不足（所謂的年齡問題更像是虛晃一槍），在大銀幕上相當顯眼。對於之前沒有看過舞台劇版本的電影觀眾來說，這部電影恐怕是相當難以投入，看起來味同嚼蠅。

《毒·誠》風格寫實

本周上畫 >>> 林錦波

上周兩部荷里活大片上畫，列尼史葛（Ridley Scott）執導的《異形：聖約》（Alien: Covenant）奪得票房榜第一位，反而古裝大片《神劍亞瑟王》（King Arthur: Legend of the Sword）卻只能排第六位，敵不過兩部香港電影《春嬌救志明》和《拆彈專家》，以及新上畫的《29+1》。

今周共有三部香港電影上畫，其中久別影壇的導演劉國昌再度出擊，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毒犯世界爲主題，兩大影帝劉青雲和林家棟，聯同江一燕、古天樂和張晉主演的《毒·誠》。劉國昌由港台時期到投身大銀幕，都以寫實風格稱著，成名作《童黨》，以及上下集的經典作《雷洛傳》，這次《毒·誠》帶觀眾回到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罪惡世界。故事講述當年黑道橫行，劉青雲、林家棟和張晉三兄弟最風光，其中首領劉青雲最爲氣焰，結識了江一燕，共度甜蜜時光；可是他私下販毒被幫會追殺，幸得亦敵亦友的警察古天樂幫助下，逃出生天，但法網難逃，他出獄後，遭逢父親病逝以及女兒失蹤，覺悟前非，立志重新做人。

《拆彈專家》的邱禮濤又有作品推出，好比拍檔黃秋生主演的《失眠》，宣傳上把電影與他們當年合作，極度血腥暴力的《人肉叉燒包》和《伊波拉病毒》相提並論。故事講述大學醫學院教授黃秋生，專門研究人類可以長時間毋須睡眠的方法。一天，前女友吳俐璇突然向他求助，原來她的家人患上失眼症，陷入失常狀態，具攻擊性。爲了探究真相，黃秋生開始連串恐怖實驗。

內地女導演呂列的《二十比十六》，影片由香港葉氏化工老闆出資攝製，所有收入不扣除支出全數捐作慈善用途。故事以葉氏兄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從內地偷渡來港的奮鬥事跡作藍本，講述上海任職記者的追夢少女呂星辰，遇上遭到美國大企業惡意收購的著名油漆品牌老闆劉松仁，劉松仁在這名少女身上看到自己妹妹的影子，把他們當年的事跡告知少女。影片重現六十年代的香港環境，真人真事有一定的震撼力。

西片方面，論卡士最大的是《圓美圈套》（The Circle），由愛瑪華生（Emma Watson）和湯漢斯（Tom Hanks）主演。故事講述上班族愛瑪華生加入全球最大科網公司，在短時間內上位，並獲公司創辦人湯漢斯賞識，參與一個劃時代的實驗，將她的一舉一動全部公開，挑戰私隱、倫理道德和個人自由的底線。影片上月底已在美國上映，收一千八百九十四萬美元，製作預算也正好



▲《毒·誠》由劉國昌執導

是一千八百萬美元。

另一部是《訪·嚇》（Get Out），卡士較弱，導演和男女主角都是憑電視劇走紅，男主角是英國黑人演員丹尼爾卡魯亞（Daniel Kaluuya），曾演出英國電視劇《Babylon》，而女主角艾莉遜威廉絲（Allison Williams）曾演出美國電視劇《Girls》，黑人導演佐敦比爾（Jordan Peele）也是拍電視劇出身。雖然如此，《訪·嚇》卻相當受歡迎，二月底在美國上畫，收一億七千四百五十三萬美元，其製作預算只有四百五十萬美元，又一部「刀仔鋸大樹」的典範，爲出資及發行的環球賺大錢。故事講述黑人攝影師丹尼爾到白人女友艾莉遜的老家見家長，他感到渾身不自在，但仍努力迎合，可是不尋常的怪事接二連三地發生。

此外，還有羅馬尼亞著名導演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的新作《畢作虧心事》（Graduation），以及兩部日本電影，白石和爾導演的《雌貓們之夜》和村上正典的《一週的朋友》。

印片《摔跤吧！》的意義

光·影·道 >>> 田力

近期有一外語片在內地大發神威，執筆時該片的票房已超越四億元人民幣，而且引起廣泛討論，此片就是《摔跤吧！爸爸》。

這部高踞每日票房首位的電影並非荷里活大片，也沒有震撼感官的電腦特技，更重要的是，《摔》片是一部印度電影。還有，《摔》是體育片，是非常「偏門」的題材。這樣一部看似完全沒賣點的電影，慢慢超越了美國片（《銀河守護隊2》）成爲每日最賣座電影，唯一的理由就是能感動觀眾。可惜，大部分的評論都是借這齣電影的成功，嘲諷華語電影的不濟以及觀眾（支持爛片）的愚昧。

《摔》片製作經年，男主角增肥五十斤，然後減掉肥肉，成爲顯露一身肌肉的年輕摔跤手，並由十九歲演至五十多歲。導演原本可讓他穿肌肉衣（如劉德華在《大隻佬》中一樣），但男主角拒絕。女主角則密集受訓九個月，成爲摔跤好手，打得似模似樣。《摔》片連一些群衆演員都非常專業。這都是值得學習的態度，其實沒必要以此批評中國演員（其實是部分）的不專業。

負面評論還借題發揮，直指電影投資人急功近利，電影內容粗劣膚淺；還說有怎麼樣的觀眾就有怎麼樣的電影。就好像華語電影一文不值，而且觀衆也是「活該」自作自受。

凡事其實應看正面的效應，老是妄自菲薄，哪有前途？《摔》片的成功是基於很多因素，除了各方面包括編、導、演的專業之外，最重要的是這個故事不是IP而是真人真事改編，往往真人真事比創作的更具戲劇性，所以《摔》片並不易複製。能夠借鑑的是它說故事的方法，印度電影在這方面非常出色。以此片爲例，一個專橫的摔跤冠軍，只以第一場戲就表達出其專橫和實力，令人大吃一驚。然後是「魔鬼在細節中」，很多細節的設計非常嚴謹，雖然亦有一些是可以預見的，但不能不佩服其取捨和對主題把握之準確。

有怎麼樣的觀眾就有怎麼樣的電影，這說法如果是對的，將來華語電影應該愈來愈好，因爲現在內地觀衆喜歡《摔》片。這也意味着內地觀衆的欣賞能力提升了，好片將驅逐壞片，這是很好的現象。